



巴庚六七

服部文庫
117
240
5



117
240
5

論語徵已



日本 物茂卿 著

先進後進。孔安國曰：謂仕先後輩也。朱子刪仕字，非矣。蓋是進士之進。王制曰：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是士之由鄉黨升于官，謂之進。仕字豈可刪乎？先進於禮樂

升於司徒者不征之注曰
不征不給其錄彼造也註
習禮則為成士原選士雖升
名司徒猶給鄉之錄後以其業
未成俊士身雖升學亦以學未
成仍給司徒錄彼若其學業
既成免其錄彼



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是時人或先輩之言，而孔子稱之。魯先輩如臧文仲，或有是言。朱註為是何註禮樂因世損益，後進與禮樂俱得時之中。斯君子矣。先進有古風，斯野人也。將移風易俗，歸之淳素。先進猶近古風，故從之，非矣。所謂禮樂因世損益者，開國君制作禮樂時事。今先進後進皆以周人言之，夫禮開國君所定，孰敢損益。雖孔子亦謹奉之耳。中庸所言可見矣。而孔子欲以區區議論而移風易俗，豈有此事乎。如告顏子四代禮樂及戴記所載，頗有謂殷何如周何如者，乃以孔子時當制作之秋，故時或

想下銘名禮也。殷已慙去後周殷禮而稱周卒更而稱孔子專殷

中庸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雖有其位為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

告顏淵四代禮樂與衛靈公篇

與門人私相論者有之。已何晏不識其意，妄謂先進後進既已，以己意肆損益周禮，而孔子又以不得其位而欲移風易俗，妄之甚者也。故朱註為得之，但其引程子之言曰：周末文勝，故時人之言如此。不自知其過於文也。孔子既述時人之言，又自言其如此，蓋欲損過以就中也。是睹本文野人君子而合諸雍也。篇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者，以為是說，殊不知質謂質行，文謂禮樂。凡言文質者，皆爾。故彼以人之學禮樂成德者言之，此曰於禮樂曰如用之，則以人之為禮樂言之。蓋世人徒以禮樂

晏子事見禮記檀弓

林放問禮本八佾篇

為美觀而不知其義所在。務備其物以侈其數。鮮麗其服飾。華美其器用。玉帛交錯。鐘鼓鏗鏘。耀其視聽。以相夸示。謂為君子。至於先進之士。如晏子其國奢而示之以儉者。則賤以為野人。故孔子曰。從先進。是與林放問禮本章其義相發也。後世儒者不知古言。以文質論之。夫禮樂文也。文即中也。豈有所謂文質者乎。

不及門。鄭玄解不及仕進之門。殊為不通。蓋仕乃後字之誤。謂十哲不及後進之門也。朱子解不在孔子之門。及字不穩。不可從矣。蓋上章後進必有所指如

此語在論語中

臧文仲輩。而時人稱為君子也。孔子不取。又言從我陳蔡者。皆不及其門。然其人皆可用。故作論語者。記顏淵以下。以實之。不及門者。言後進君子。皆既沒而顏淵輩。生不同時。不及詣其門。以受業也。

唐以十哲從祀。誠失考。後世乃躋四配。而公之次十哲。而侯之。甚矣哉。後王之驕其貴也。僭矣哉。後儒之驕其聖也。以一人之見。而泝乎千百歲之上。以黜陟

後世思孟

之傳其道。守其教。吾豈敢神穆乎不言。而吾任意陟降之。神若或言乎。其謂之何。古者朝廷尚爵。鄉黨學

文三世子

校尚齒。未有外是二者而為之序矣。以己意秩其德

紀異考

十哲配享之始。禮記檀弓八年

孟子配享之始。宋神宗元豐三年

封為節國公七年。宋神宗元豐三年

子思配祀之始。宋神宗元豐三年

四配。宋神宗元豐三年。分配四國

公。晉沂國公。在魯國之下。自此

不為公。彭按成王以來。似不為十哲

公。此處十哲。恐不然。明世宗嘉靖

九年。諸弟子。但去封字。孔子亦在

大成。文宣王之等。題本主曰。至聖

先師。孔氏之神位。四配。曰。復聖

顏子。至聖。聖子。子。聖子。子。子

子。聖子。子。子。子。子。子。子。子

子雖齊聖不先父食
見左傳文公二年
家語七十二弟子解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顏淵季路侍公治長
篇

亦佛氏菩薩羅漢是做已孔子坐門人侍皆以齒千
載之下孰能易之夫子之神如在也且子雖齊聖不
先父食思孟之於十哲子行也神其享乎今據家語
子路少孔子九歲漆雕開十一歲仲弓冉求二十九
歲顏淵三十歲子貢三十一歲子游三十五歲有若
原憲三十六歲子羔四十歲公西華四十二歲子夏
四十四歲曾子四十六歲子張四十八歲子賤澹臺
滅明四十九歲閔子五十歲史記乃謂有若少孔子
十三歲閔子十五歲澹臺滅明三十九歲子游四十
五歲徵諸論語顏淵季路侍是顏子長季路閔子侍

閔子侍側本篇

子路曾皙冉有公
西華侍坐同

諸子欲師事有若
孟子滕文公篇

魯無君子公治長篇

側閔閔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德
行顏淵閔子騫是顏閔齒在子路之上子路曾皙冉
有公西華侍坐政事冉有季路其它或子路在先或
冉有在先當是子路曾皙冉有三人同年也諸子欲
師事有若年齒當尊子游薦滅明且曰文學子游子
夏是子游當長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是子賤當秉
檀弓曰有子與子游立是有子長子游仲丘燕居曰
子張子貢言游侍子貢越席而對是子張長子貢也
今妄意更定顏子少孔子三十歲當是十三歲字倒
顏路少孔子六歲當是長孔子六歲閔子亦字倒從

史記為是。子路少九歲。脫二十字。有若。史記為是。子張少四十八歲。誤二為四。子游滅明家語為是。檀弓載曾子責子夏曰。商女是齒。當相若也。

人各有資質。雖聖人不能強之。故因其材而篤焉。及其成也。德以性殊。故有六德九德之目。材以性殊。故

有四科之目。苟不殊。何以官之。此段與前段同。和天地無棄物。明時無

棄材。器使之謂也。故教之方。苟不因其材而篤焉。則

與官人之道相反。豈古道哉。若回也。非助我者也。亦

顏子為人。沈嘿其性。然如孔子。則微生畝譏其為佞。

不然也。是其於吾言無所不說。不與非助我者也。相

關已。後儒乃言大聰明。故如愚。不知雖聖人亦性殊

故也。

孝哉。閔子騫。外人稱閔子之言也。而孔子誦之。人不

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人謂外人也。父母昆弟以為

孝。外人亦以為孝。此所謂不非間也。大氏父母昆弟

內或相尤。外必向人稱其善。人之情為然也。故人多

不信其父母昆弟相稱美之言。唯閔子孝於邦。故

外人稱其孝。而不非間其父母昆弟之言也。仁齋以

間為讒。亦不知孔子之於弟子。不容稱其字也。

南容三復白圭。抑詩也。不言抑而言白圭。其所三復

抑詩。大雅蕩之什。

論語集注

五

論語集注

五

論語集注

五

論語集注

五

唯一章已

哀公康子問同而對有詳略。古之道也。大戴禮虞戴德曰：子曰：丘於君唯無言，言必盡於他人，則否。朱子曰：必待其能問乃告之，此教誨之道也。此誠然。然孔子行古之道者也。古之道是不問一歸諸孔子，不知孔子者也。

天喪予。朱註：悼道無傳，宋儒哉。夫聖人之興必有毗輔，苟無毗輔，雖聖人何能以一人為乎？故顏子之死，天意可知，是所以傷也。不爾，子路之死，天祝之嘆，其謂之何？何必謂公羊皆妄乎？

公羊傳哀公十四年曰：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

非我也。夫句絕。二三子也。句絕。檀弓曰：人豈有非之者哉？非字正同。言二三子聞厚葬必咎孔子之不能止也。二三子指門人在它邦者也。蓋孔子自悔其不能痛禁厚葬也。或疑聖人宜無悔，殊不知悔之者哀之深也。人情之常也。舊註謂非我之罪也。顏子門人之罪也。大失孔子口氣。

事鬼神之道。孔子何嘗不言嘗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是也。至於子路問事鬼神，孔子所以不告者，蓋子路之心在知鬼神，故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所以抑之也。子路果問死，孔子曰：未知生焉。

嘗曰為政篇

古義夫子嘗鬼神之事未嘗明說及答問而後知生之說亦嘗不言本此所以為教也

禮記祭義曰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氣與神教之至也大傳易繫辭

神道設教易上象大觀

知死蓋死者不可言者也夫人之知有至焉有不至焉孔子未死子路未死段使孔子言之不能俾子路信子路亦不能信是無益之事也故孔子不言焉然人之知有至焉有不至焉它日宰我問之則言之易大傳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且聖人不知鬼神不知死則安能制作故曰未知生焉知死言知生則知至焉宋儒紛紛欲以理明之其說終歸無鬼矣務騰口舌之失也仁齋輩又因此而疑繫辭詆三代聖人可不謂妄乎且其言曰鬼神非所以為教也夫聖人以神

葬不得其死然憲問篇

仲尼曰左傳定公十五年

道設教鬼神豈非所以為教乎蓋其人亦以騰口舌為教故有此言陋矣哉不得其死然邢昺曰然猶焉也得之葬不得其死然可以徵已貫事也釋詁文史漢謂舊例為故事舊貫亦謂舊例也魯人為長府其詳不可知矣蓋財貨之入有倍常年而府不能容也故魯人別作長府舊例必別有錯置而不必作府故閔子云爾其後蓋有災而人皆悔作長府故孔子曰有中後人解為中理非也如左傳載子貢懸斷魯定邾隱之死亡而仲尼曰賜不幸言

動容周旋中禮孟子
盡心篇
言中倫四句微子篇

家語辨樂解

而中是也。皆謂其言有驗也。如射中正鵠，亦發於此而中於彼也。如動容周旋中禮，亦暗合於先王之禮也。如言中倫，行中慮，身中清，廢中權，亦古聖人之道。有倫有慮有清有權，而其所為暗合也。如刑罰中，亦謂古典也。理在我思而得之，豈得謂中乎？是皆坐不知古言已。

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家語云：子路鼓瑟，有北鄙教伐之聲。中庸以北方之強為子路之強，可想其為人矣。子曰：由也升堂矣。於是乎益知後世變化氣質之說，每已升堂入室，蓋古言朱註已造乎正大高明之

善人不入於室本篇

域，特未深入精微之奧耳。未可以一事之失而遽忽之也。段使變化氣質，果為聖門之學，則豈足以為一事之失乎？且正大高明精微之奧，徒以虛字形容之而未詳言其何所指焉。仁齋懲理學而惡精微之奧，代以從容自得之域，善人不入於室，豈從容自得之謂乎？是皆不知而為之解者也。蓋身通六藝，而其材足以為大夫，是升堂者也。通禮樂之原，而知古聖人之心，是入室者也。夫身通六藝，德以性殊，雖殊乎皆足以長民，苟能長民，則謂之升堂，不亦宜乎？仁齋又曰：聲音之失微矣。既曰氣質勇剛不足乎中和，則豈

堂三子張可者與之
共子路篇

特聲音之失乎。可見逐文為解者其言支已。
師也過商也不及。如堂堂乎張也。可者與之。其不可
者拒之。可以見已。朱子曰。道以中庸為至。中庸豈以
名道乎。

季氏富於周公。不言魯公而言周公者。以全魯言之

也。當是時。三桓四分公室。而季氏有其二。則魯公豈

足言乎。魯自宣公稅畝。而季氏之二。適與周公之富

相當。而又大夫不具官。則季氏之富過於周公。全魯

之時矣。或曰。周公非且也。謂東西二周公也。以諸侯

之卿。而富過於天子之卿。亦通。季氏至附益之十七

宣公稅畝左傳宣公
十五年

朱注范氏曰冉有政事
之才施於季氏故為不善
至於如此由其心術不明
能反求諸身而以仕
為急故也

字。亦孔子之言。故曰求也。子曰在中。古丈辭宜若是
乎爾。朱註貶冉有至矣。仁齋先生曰。冉有以政事所
稱。其為季氏聚斂而附益。處置調度。當有其方。未必
如後世貪吏所為。然季氏富於周公。則為冉有者。宜
為之散粟施財。以救其民為急。而反附益之。此夫子
之所以深責之也。夫損下以益上。適所以損夫上也。
冉有之意。本在於為季氏。而不知所以為季氏。不亦
可惜乎。可謂善解論語已。然猶有言焉。蓋唐宋以後。
世無政事之才矣。世之言政事者。知而無不言。為宰
相者。知而無不為。殊不知政事有先後之序。緩急之

子曰齊也篇
子路曰子路篇

孔子曰季氏篇

施也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子路曰衛
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可以見古之道已當是時
冉有之所先未可知矣然必別有所先而未暇及賦
稅也而孔子以此為急則冉有可謂過已其實豈有
聚歛附益之心乎然孔子曰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
櫝中是誰之過與是所以歸罪於冉有也歸罪於冉
有者所以警季氏也首以富於周公起端可以見已
師也辟馬融曰子張才過人失在邪辟文過朱子曰
辟便辟也謂習於容止少誠實也是皆未得其解者
也何則邪辟便辟豈子張而若是乎果爾孔子何曰

趙岐註見孟子盡心
篇下篇

按燕辟鄭讀音譬
之燕師之辟言喻
諄諄會救教切莊子
夔蹕蹕注足弱也又蹕
蹕不常復又孟子注蹕
蹕詭譎又救角切蹕
不常也集韻跛也

賜也達雍也篇

師也過乎趙岐註孟子曰琴張顛孫子張也其為人
蹢躅譎詭論語曰師也辟故不能純善而稱狂學記
曰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樂記曰齊音敖辟喬志
蹢躅一足行貌譎詭謂不拘常度也以此合觀則子
張有好敖之失也由也嘖鄭玄曰子路之行失於畔
嘖邢昺曰舊註作吸嘖字書吸嘖失容也言子路性
行剛強常吸嘖失於禮容也今本吸作畔王弼云剛
猛也朱註乃云粗俗本諸諺俗語也則鄙俚之義也
子路升堂豈容以鄙俚品之乎且況嘖諺字殊乎大
氏此章與賜也達由也果求也藝者殊焉彼稱諸外

論語集注

驕也

朱注程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
之乃言子之字誠焉而已聖
門學者聰明才辨不為不多
而卒傳其道乃復嘗之人
故字者以誠實為貴
易繫辭子曰顏氏之
子其殆庶幾乎
告四代禮樂衛靈公
篇

故揚其善。此稱諸內。故言其失。以使自知之。或使朋
友傳之耳。程子曰。曾子卒傳其道。此何所據。韓愈原
道何足為據。原道竟以是傳之。并。以是傳之。而。以是傳之。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以是傳之。
孔子。以是傳之。孟。軻。之。死。不。得。其。傳。
回也。其庶乎。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言其必受命而
興也。左傳諸書。可以徵已。孔子告以四代禮樂。亦可
以徵已。顏子不幸短命而死。孔子之言不驗。故魏晉
間。王弼何晏更其訓。而謂庶幾聖道。失於古言。非矣。
是孔子語其常已。雖不驗。而猶驗矣。且以賜不受命
並言。可以見已。有必興之德。而屢空。此不欲小用其
才故也。世儒多謂顏子樂於陋巷。有孔子在。殊不知

孔子知其不可而為之
憲問篇

孔子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者也。顏子則異於此。焉。顏
子不欲小用其才。即伊呂之志也。賜不受命而貨殖
焉。喜用其才也。億則屢中。喜用其智也。喜用其才智
者。不及顏子也。顏子雖屢至匱乏。而必將興。子貢則
用其才於治生。雖不受命而不至乏絕。是其所以殊
也。孔門唯顏子子貢以聰明稱。故孔子嘗以孰愈問
之。此章亦並言者。其故為爾。殖。升。庵。以為與。殖。通。引
考工記說文毛詩註韓文。然中庸曰。貨財殖焉。則其
說非矣。
世人不識善字。是後世佛氏言善。而人扭其說。一聽

孰愈問公治長篇
升庵外集經說部

善則輒作佛氏之解。故朱子謂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孟子欲仁而未志於學者也。仁齋曰：行善而不倦，其德有足稱焉者，故舉世仰慕焉。皆為未識善人之解。孔安國曰：善人不但循追舊迹而已，亦少能創業。然亦不入於聖人之奧室。此漢時猶不失古言矣。蓋孔子嘗以近而高聖人並言，可見豪傑之士如管仲輩是也。故孔安國以創業言之，踐迹如王者之迹。王迹蓋先王禮樂有所以統理天下者存焉。是王者已行之舊迹。故謂之迹。如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言禮樂征伐不自天子出也。如大王肇基王迹，言至大王而始踐古先聖

王者之迹熄孟子離婁篇

大王肇基王迹尚書武成文

可欲之謂善盡心篇

王經營天下之迹也。如管仲為仁於天下，不循聖人之迹，變化縱橫，或似能入聖人之閫奧。故孔子斷以不入室耳。如管仲輩亦有其道，故子張以善人之道為問。如孟子可欲之謂善，亦謂其為天下之人所好也。五霸假仁，故置諸信之下。○信美大聖神大抵後世說古書皆作窮措大解，可笑之甚。論篤未得其解，何註謂口無擇言。朱註：言論篤實，豈其然。按諸史籍多稱評論之至者為篤論，意者論篤必謂時人之論也。是者是非之是，與平聲言以時論為是歟。豈知其為君子者為色莊者乎。與答子貢問

子貢見子路篇

鄉人皆好之同意古註以為善人之事失之
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大戴禮虞戴
德子曰昔高老彭及仲傀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
之教庶人揚則抑抑則揚綴以德行不任以言孔子
蓋以是道也

子畏於匡顏淵後孔安國曰言與孔子相失故在後
朱註因之然此不徒相失而已蓋顏子故在後以護
孔子蓋鬪也故及其至也子曰吾以女為死矣顏子
曰子在回何敢死包咸曰言夫子在已無所敢死是
徒解文句耳蓋顏子不言其鬪以護夫子而曰夫子

子亦有異問乎季
氏

無恙回不敢鬪一以無伐其勞一以安夫子之心藹
然君子之言也故記焉曰死者皆謂犯死也如史殊
死戰也朱子不知古言懜懜哉且顏子方其後之時
豈知子在乎故知是與孔子相見之言也且所謂夫
子不幸而遇難必捐生以赴之矣是豈待遇難之後
乎亦豈翹顏子哉餘子皆能之上告天子下告方伯
胡氏動作其春秋之解何必然
胡氏曰三即夫子不幸而遇難回必捐生以赴之矣捐生以赴之幸而不死則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請討以復讎不但已也
吾以子為異之問異之問異問也與子亦有異聞乎
之異同矣朱子訓非常非矣
夫人之子少之之辭子羔長曾子六歲齒甚卑而學

信書孟子盡心篇

易大傳繫辭上

在丹天下篇曰詩以道
志書以道事

左傳隱公三年

易曰文言

論語後

其

未成故云爾何必讀書然後為學書謂尚書孟子盡
信書易大傳書不盡言皆謂尚書莊子曰書道政事
故子路云爾後世以為黃卷都名不識古言也
以吾一日長乎爾乎爾語助辭朱註以汝解爾失古
言也孔安國曰言我問女女無以我長故難對是豈
以汝解乎如或知爾爾汝也勇且知方何註方義方
朱註方向也何註為勝義方出左傳謂為人下之道
各有所守不可轉易如方隅然方主於義故曰義方
易曰義以方外是也鼓瑟希孔安國曰思所以對故
音希古人之解可謂善得其態已朱子不用之希訓

孟子數孟子告子篇

家語弟子解曰曾點
疾時禮教不行欲修
之孔子善焉論語所
沂風于舞雩

論語後

其

間歌主一無適錮於中耳孔安國又曰鏗者投瑟之
聲朱子弗取亦謂不敬邪三子者之撰孔安國曰撰
具也為政之具易韓康伯解數也仁齋曰猶言素蘊
非矣蓋古言猶言三子者之道也孟子曰夾小數也
孔安國孝經傳曰廢此二義則萬世不協父子相怨
其數然也又曰孝者德之本數之所由生也是安國
韓康伯所謂數者可以見已亦當時之言也按曾點
浴沂之答微言也後世詩學不明故儒者不識微言
豈得其解者按曾點有志於禮樂之治見于家語是
必有所傳授矣孟子稱點狂者其言曰古之人古之

其

其

心篇
三和點狂者見盡

顏子問為邦衛靈公篇

人其志極大有志於制作禮樂陶冶天下何也所謂
注明志大言大者也
古者豈非三代之盛時乎古之人豈非文武周公乎
大者豈非治天下乎外此而語大非老莊則理學也
然制作禮樂者天子之事革命之秋也故君子諱言
之顏子問為邦可以見已且公西華諫于禮樂而曾
點承其後則不容言禮樂且其意小三子志諸侯之
治也而難言之故不言志而言已今之時也是微言
耳夫子識其意所在故深嘆之也觀其鼓瑟希則久
已思所以對也投瑟鏗爾原思備錄其英氣勃勃不
可遏者狀也暮春者春服既成數語高朗爽快超然

子貢答為衛君之問
見述而篇

南宮仲言見憲問
篇

高視狂者之象也大匡孔門諸子穎利不可當觀子
貢答為衛君之問者豈尋常之人哉然朱子人欲淨
再育問
盡天理流行固其家學仁齋乃言有唐虞三代之民
行處元滿無少欠漏故其動靜之容皆從容如此其言不迫即居之宜也然此物上不可流
含哺鼓腹各遂其生氣象則老莊之見矣蓋曾點所
志乃伊呂之事方其未出則釣渭耕莘若欲終其身
者也待明王興而出則道大行於天下制作禮樂
以陶冶天下焉是其志安可言哉且孔子其人也故
不言其志而言已今之時則志自可知耳比諸南宮
則曾點大穎利南宮所言亦曾點之志但露其機故
南宮仲言見憲問篇
孔子所以不對也曾點穎悟以不言而言之所以深

曾點倚門而歌禮記檀弓

有異哉子之迂也子思篇有民人焉有社稷焉

與之也。又觀於季氏之喪。曾點倚其門而歌。此必其喪不中禮。與無喪者同。已故曾點之歌。所以諷刺之也。此皆狂者之事。其作用與尋常迥異焉。或曰。果若子言。孔子使言志。而曾點不言。是宜若不祇孔子之命。然曰。諸子之於孔子。猶如家人父子。豈後世尊師道者比哉。觀於子路有是哉。子之迂也。及有民人焉。有社稷焉。可以見已不啻此也。觀於堯舜禹臯陶。嗟咈俞于一堂上者。則師弟子之際可知也。已古之道也。克已復禮者。納身於禮也。為仁者行安民之道也。非

脩己以安人憲問篇

謂克已復禮即仁也。欲行安民之道。必先納身於禮。而後可得而行也。脩己以安人。及中庸為天下國家有九經。首脩身。射義曰。射者仁之道也。求正諸己。已正而后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皆是意。古昔聖賢相告戒。皆不過此意。而顏子於為仁之方。不待教而知之。故孔子以此告之。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言苟不脩其身。則雖行仁政。民不歸其仁。是顏子才大。故以行仁政於天下言之。故曰天下歸仁。門人問仁。唯於顏子。子張孔子以天下言之。二子才大。故也。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言雖行仁

子張問見陽貨篇

三傳昭公十二年

約禮以禮子罕篇

於彼而行之在己故不脩身不可以行仁也觀由字則克己復禮所以行仁而非仁審矣左傳曰克己復禮仁也古書之言有若是者孔子特加為字可以見己馬融曰克己約身此古來相傳之說不可易矣訓己為身與下文由己相應約身如約我以禮觀於下文非禮勿視聽言動則復禮之外更無復克己者章章乎明哉宋儒析以為二可謂謬己勝私欲而復天理浮屠之遺習與斷無明証真如何別乎且訓己為私欲未知何據又不與由己相應凡言禮者皆先王之禮也豈容以天理解之乎如仁齋以舍己從人解

論語微子

湯武反之孟子盡心篇下言可復學而篇

高明柔克書洪範

子克家易蒙

非禮之禮孟子離婁篇下

克己亦強己舍己豈得謂克己乎朱註復反也本諸孔安國然至於以復初為說亦老氏之意不可從矣曰復反也身能反禮則曰克於己而踐之猶之可矣然言可復也復訓踐故不如訓踐之勝也如克敵戰克克固訓勝然如高明柔克沈潛剛克飲酒溫克子克家豈容訓勝乎克家者謂治家而家莫有不可制者也克己者治己而已莫有不可制者也故馬融訓約身莫以尚焉謂檢束其身也非禮者謂似禮而非禮者也孟子所謂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可以見己朱子外先王之禮而別以天理

論語微子

十二

之節文為禮。仁齋亦取諸其臆，皆可謂非禮已。學者察諸仁齋，又曰：能汎愛人而亦能有節文，則仁斯行矣。淺矣哉！子弟之行，豈可引乎？

出門如見大賓，言政莫非王事也。使民如承大祭，言民莫非天民也。二句言敬，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恕也。敬行仁之本，恕行仁之要。在邦謂在邦之人，卿大夫是也。在家謂在家之人，鄉人是也。君奭曰：在家不知可以見已，二句行仁之效。或在邦在家為仲弓在邦在家非矣。克己復禮與此章皆古語，故皆曰請事斯語。孔子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者，可以見焉。按仲

敬以直內，易文言傳會指通義金仁山說

史記何尼弟子傳

弓南面之器，故孔子所告諸侯之仁也。如見大賓，如承大祭，與克己復禮同，而彼舉其全，此提其要。至於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則顏子不須告天下歸仁，與在邦在家無怨，其言效者，亦有廣狹之異。此仲弓之所不及，顏子歟。然如朱子以乾道坤道解之，鑿矣。又有以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傳會此章者，易語臣之道。而此語君道，且義恕不同，皆妄言已。孔子答司馬牛，以仁者其言也，詎邢昺引史記司馬牛多言而躁，故孔子答之以此，是誠聖人善誘也。朱子曰：仁者心常存，故事不苟，事不苟，故其言自有不

得而易者。是自其心學之說。不可從矣。既使其心常存不放。苟無安民之德。安得謂之仁者乎。仁齋曰。仁者專務力行。而不以易為之。亦未免窮措大之見矣。蓋仁者安民長人之德也。仁人者以此為心者也。民與人亦衆哉。為此則害彼。施彼則此怨。人與人相因。時與事相推。我謂是足以利民而為之。而害生於吾所不知者。不鮮焉。故仁人之為仁。每難之。佞者則否。取其可言而言之。不復問其所為何如。故其言每可聽。而害乎道。此巧言所以鮮仁也。而為之難言之。詎以此。

仁者不憂不懼問篇

君子不憂不懼。仁齋曰。非仁且勇者不能。是本諸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可謂奪席之雄。已然孔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此孔子言而孔子解之。此外復何言。舍此而作解。此豈欲勝孔子而上之邪。夫君子成德之稱也。德成於己。故內省不疚。其意或謂仁者勇者皆成德之稱。皆君子也。則孔子何遺知者。人皆有兄弟。我獨亡。是司馬牛憂桓魋之將為亂。出於孔安國古來相傳之說也。仁齋乃曰。司馬牛實無兄弟。是其人不學詩。故不知言語之道也。有兄弟而曰無言語之道為爾。且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若俾牛實無兄弟。是言何所關涉也。且憂者憂未然也。甚哉仁齋之不識字也。死生有命。言其不可辭也。富貴在天。言其不可求也。朱子曰。命稟於有生之初。泥矣。凡言命者。以其來至為言者也。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是豈稟於有生之初哉。如天命之謂性。則語性。故謂之稟於有生之初也。謂命必稟於有生之初者。其究必至於廢學違道。不可不辨。敬而無失。無過失也。朱子以不間斷解無失。以有節文解有禮。是自其家學。不可從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鄭玄曰。譖人之言如水之浸潤。

漸以成之。馬融曰。膚受之愬。皮膚外語。非其內實。朱註謂肌膚所受。利害切身。然古言皆以淺為膚。馬融得之。邢昺曰。愬亦譖也。變其文耳。朱註譖毀人之行也。想想己之冤也。蓋想想己之冤者。必兼譖人。譖人者。不必皆想想己之冤。朱註得之。明者為人上之德也。故古言明者。以為人上者言之。此章是也。朱子以為因子張之失而告之。此自後世明理之說興。而人昧古言。故或疑此章之無味耳。大臣人君喜察察之明者。必疑其大臣而不任。以近習為其耳目。古今通弊也。故孔子以不蔽於近臣為人君之明。可謂萬世之至

言已浸潤之譖譖之巧者也。膚受之愬恃寵者也。受
寬之淺輒愬諸君。狎恩所使也。近臣不狎恩不得用
其譖。人君之明也。中庸曰敬大臣則不眩。正與此相
表裡。蓋不敬大臣則下伺上意。結交近臣。明之所以
蔽也。既曰明又曰遠者。書曰視遠惟明。子張蓋問書
於孔子也。夫所以不能視遠者。蔽於近故也。大臣得
其人則九牧而萬國如網舉。而目張如以臂使指也。
不然而欲燭萬里之外。豈可得乎。庸君則疑大臣而
任近習。遠之所以不燭也。是視遠之道亦在不蔽于
近耳。

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是子貢為邊邑宰而問政。故孔
子告以此。民信之者言民信其為民之父母不疑也。
是非由足食足兵而信之。然非足食足兵則民亦不
信之。故足食足兵在前耳。民無信不立者。上無信則
民不立也。為民之父母仁也。上仁而民信之。是信之
在民。故曰民無信不立。其實信者上之所為也。孔安
國曰治邦不可失信得之矣。不立者民心動搖無所
措其身也。朱子曰以民德而言則信本人之所固有。
是不得其解而動為五常之說。經生哉。仁齋曰教民
以信。講師哉。

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九字一句。朱註謂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是析為二句。非矣。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言文質之不可相無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言文之可貴也。言苟以鞞則虎豹猶犬羊也。上下意殊。何註今使文質同者。何以別虎豹與犬羊邪。是作一意相承。文猶質也。質猶文也。子成之意。而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子貢之意也。然子成分明貴質。故何註非矣。朱子曰。棘子成矯當時之弊。固失之過。而子貢矯子成之弊。又無本末輕重之差。胥失之矣。是朱子不知言語之道。吹毛求疵。仁齋曰。夫君子之所以為君

棘子成不吹毛而求疵。仁齋曰。夫君子之所以為君

郁乎文哉八篇

子者文而已矣。而所謂文者。謂文質適均之文。非對質之文也。所謂郁乎文哉。是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貴賤尊卑各有等威。謂之文。非文質彬彬則不可謂之文也。若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則與野人無異。豈足主張風教。維持世道哉。是與其平生議論大殊。豈欲殊朱子為其病根邪。夫質者質行也。謂孝弟忠信也。文者謂禮樂也。如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及此章。皆以質行禮樂對言。孝弟忠信者。君子野人皆不可無。而禮樂則君子之所獨。其義甚明矣。夫文一而已。皆對質言之。豈有所謂文

質勝文雍也篇

語孟子義天命條文字本
有實字有虛字惟命之命
是實字天之所命是命是虛
字先儒認以虛字作實字
看故有理命氣命之別又有
在天力命在人性之說若如
中庸之命字本虛字非實字
故也夫一命而三義甚無謂
况以虛字為實字其說太矣
性理字義命字有義有理言
者有以氣言者其理不外乎氣

又王既没子罕篇

質適均之文者哉。後儒昧乎古言，乃欲就禮樂上分
文質。是古書所無，妄之甚者也。仁齋又踵其誤，而謂
此為文質適均之文。彼為對質之文。其人嘗譏宋儒
有理之命氣之命。而今又倣其尤者。何哉。至於主張
風教維持世道之言。最可笑之甚。夫文者禮樂也。禮
樂者先王之道也。先王之道治人之道也。君子治人
者也。野人治於人者也。故君子之所以為君子者。文
而已矣。徒以主張風教維持世道。則孔子何曰文王
既没。文不在茲乎。中庸何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乎。
年饑用不足。哀公之意。言其所以自供不足也。有若

稅畝已見先王主民高於
周公章

以為所以振濟民不足也。是用字。哀公以其好用言
之。而有若以國用視之。故曰盍徹乎。魯自宣公稅畝
則民習於二者久矣。今值年饑而復徹。則民不困於
饑也。及其曰二吾猶不足。而有若悟哀公之意。故言
君民一體之義以喻之。為其國君而忘民故也。不爾
問答不相應。豈不誠迂乎。舊註皆不得其解矣。古註
周法什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為天下之通法。貢助
豈不為天下之通法乎。仁齋曰。通貢助二法而用之。
故謂之徹。亦非命名之義。蓋夏貢殷助。周兼用二法。
而皆通耕均收。故謂之徹耳。夏貢殷助。不必皆通耕

均收而周創通耕均收之制是周制所以益詳也揚氏之言朱註收之雖非有若蓋徹之意所謂一徹而百度舉矣者亦至論也蓋周禮壞而徹廢何則量入以為出什一之稅僅足以行周官之制度耳

崇德俾德崇也易曰忠信所以進德也主之云者以此而學也古之學詩書禮樂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戴記曰忠信之人可以學禮此曰徙義皆如之以學是主字之義也學而曰過則勿憚改亦徙義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人之情也非惑詩曰君子萬年又曰投畀豺虎可以見己宋儒以欲生欲死

易曰文言

詩也教之府也二句

數見上

戴記曰見禮器

詩小雅瞻彼洛矣

又曰卷白

為惑是佛老之見耳又昧乎惑字之義矣惑者無定見而為人眩惑也善人當愛不善人當惡是其人之善不善素定然嚮所愛之人今則惡之是我無定見而為物眩惑故孔子極言愛惡之至以明之愛之甚欲其生惡之甚欲其死是愛惡豈可遽變乎可見其為物眩惑是孔子之意也後儒昧乎辭而不得其解以陷於佛老悲哉誠不以富二句程子以為當在第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今從之

片言可以折獄蓋古語也孔子誦以美子路片言者聽訟者之片言也朱註得之古註謂不具兩造豈有

聽訟而不待兩造者乎。可謂謬矣。子路無宿諾。古註宿猶豫也。如預約來年是也。事不可豫知。故無豫諾。欲不爽諾也。朱註宿留也。迫急之甚。是自宋儒之見耳。此因唯恐有聞而生此解。然學問之事。自不與已諾同也。

聽訟吾猶人也。聖人之不貴聰明也。必也使無訟乎。言若必欲見我之材。則使民無訟。是或可能。若聽訟則非我所長也。蓋世貴才。譖以善聽。訟誇其能者有之。然人之情偽萬端。訟之不易聽。必欲於此見其長。則其害有不可勝道者。故孔子云爾。學者多昧必也。

二字之解

王肅曰。言為政之道。居之於身。無得解倦。行之於民。必以忠信。似小失矣。居者如居仁之居。身居於政也。謂視政如其家事也。是以心言之。忠者盡己之心。委曲詳悉。是以事言之。

仁齋先生曰。君子之心。善善長而惡惡短。故人之有美名也。褒稱揄揚。以欲成全其事。其有惡名也。分疏恕宥。使其不終為惡人。有味哉。其言之。學者忽觀此章。必欲沮壞其惡。是見一生所見無善。天下之人皆惡人。則其人一生以沮壞人事為務。是聖人之心哉。

朱子之解或有是弊學者察諸

荀子之不欲公綽之不欲皆謂廉也猶言無欲古言為爾不知者乃謂不欲與無欲殊矣故詳諸

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君子在上之稱小人謂民古書每然德字如民德歸厚之德謂自然有若是者也如其它三達德六德九德雖與是不同亦當由此轉觀庶可以識古言已

聞達之分聞者主名之聞於世而言之也達者主我道之行於世而言之也質直不事矯飾也朱子以忠信解之似而非矣好義不苟阿也察言而觀色察人

之言觀人之色也慮以下人慮者謂用心委曲也皆有遜志柔順意雖不矯飾不苟阿而亦必柔順謙卑乃達之道也辟如風乎巽以入是以達於宇內而莫之能遏焉如亢簡絕物雖質直好義乎不能達也色取仁者唯顏色學仁者也取者謂取之於仁者也行違者謂行與顏色違也仁齋謂行實違其本心非也蓋其意謂色取仁者亦非有意於為不善矣但其學仁而不得其道故唯以善顏色而其所行非仁乃有違其初心是亦善得孔子言之之意矣然是與靜言庸違義同則不得於辭者已居之不疑是又色取仁

未見顏色而言李氏篇

者之所以聞也。久假而不歸，有似其有也。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門人詳錄是者，何謂也？樊遲聞夫子之教而謹錄焉。書其地者，謹之道也。且古者侍於君子，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見顏色者，見顏色之愉也。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見夫子之暇而愉也，故問其所欲問，尊師之道也。且古者君子惡舉人之過而欲聞其過，惡舉人之過也。弟子有問於稠人之中，則師或不斥其過焉。故弟子欲聞其過者，必於無人之處焉。如舞雩之下是也。非不欲暴己之過也。恐君子之難言之也。學之道也。夫子善其問，朱子曰：善。

其切於為己是或然矣。然以樊遲之難問，故夫子獎言食問一動也之亦善誘之道也。樊遲錄而地焉。後君子從而弗

削焉。其諸以是乎？崇德脩慝辨惑，蓋古書之文也。先事後得。朱子曰：猶言先難後獲也。孔安國曰：先勞於

事，然後得報為是。朱子以得為効，辨見于上。大氏古人所謂學，在應事接物之際，而非如後世動求諸心者。故謂之事可以見己，以得其報為心，則必有作輟

德之所以不崇也。攻其惡，無攻人之惡，唯其心之所嚮而慝可見也。惑者知為物奪也。一事輕而身與親重。凡人所見之常皆然。然有時乎一朝之忿，忘其身

彰按雍也篇微曰：朱注後其功之所得，此本於先事後得。然所謂得者亦謂得報也。朱子加以勉字，乃孟子勿助長勿正之說。道學先生動曰：功夫。如道士鍊丹，故有此等之。豈豈孔門之百年學者察諸

以及其親者。非知為物奪邪。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謂仁人也。蓋仁為安民之德。然徒以安民為仁。則小子欲為仁而不可得焉。故告以仁者之愛人也。知人亦謂知者也。知者之事。豈止知人哉。然徒求於廣遠。則非所以便於學者焉。故告以知者之知人也。然孔子所謂愛人。亦謂能成其愛也。則安之也。知人亦謂能成其知。則用之也。後儒泥孟子。而以惻隱視仁。以是非視知。動求諸心。故言愛而不及安之。言知而不及用之。愛不能成其愛。知不能成其知。以貽有體無用之誚者。乃坐溺乎流而昧乎

源。是以不識古言。失於孔子之心也。學者察諸

舉直錯諸枉。蓋古語言積材之道者也。直者材之良者也。枉者材之不良者也。謂舉直而措之乎枉之上。枉者為直者所壓。而自直也。以木材之良不良喻人材焉。不爾。曲直豈足語臯陶伊尹乎。且衆枉豈可悉廢乎。不仁者遠矣。朱子曰：言人皆化而為仁。不見有不仁者。若其遠去爾。所謂使枉者直也。得之。但樊遲未達。朱註以為疑仁知之相悖。仁齋先生曰：知人以下。專言知之德甚大也。樊遲之所疑。夫子之所答。子夏之所述。皆在於知矣。遲初非疑仁知之相悖。夫子

焉知賢才而舉之
子路篇

亦非兼仁知而言也。為是如朱子富哉之解。失於巧矣。樊遲蓋疑人之不可悉知也。猶如仲弓焉。知賢才而舉之也。能使枉者直。樊遲未之信。所以問子夏也。子夏引舜湯之事以証之。已。大氏後人以知人為知人之賢不賢。殊不知聖人之意。唯言知賢人也。唯賢人為難知焉。非知者不能知之矣。故以知人為知者之事。學者思諸。

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仁齋先生曰。其人不可則暫止不言。俟其自悟。有味乎其言之矣。人多以為交於是乎可絕矣。小人哉。

友直諒多聞季氏
篇

以文會友。古者宴會皆用禮樂。文者禮樂也。友直友諒。友多聞。所以輔仁也。不言輔德而言輔仁。是道也。者先王之道也。而學者依於仁。

論語徵已

論語徵已

三乙

卷一友直

論語徵庚

日本 物茂卿 著

文武之政在於方策。豈待問乎。故諸人問政皆非為其異日從政而預問之也。其人方從政而問其所當務也。故孔子答之亦非泛言從政之道也。皆隨其人其時及其所治之土各殊焉。故讀者當據其文義以觀孔子所以答之之意可也。如先之勞之極難讀耳。孔安國曰。先導之以德。使民信之。然後勞之。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其意極美。然先之勞之二者對言。而安國一之。且用功全在先之。為不穩矣。朱子謂以

易兌象使作先

身先之以身勞之似矣。但加以身二字。義始通矣。且謂勤為勞。似非古義矣。蓋政必有所先之。謂勿遽也。則民不驚矣。勞去聲。政必有所勞之。如勞來之勞。則民不怨矣。蓋子路勇於義。如以身先之。以身勞之。皆其所素能。則孔子未必以此告之也。大氏勇於義之人。以己視民。必有發政不以漸。而遽責其從己者。故曰先之。又必有以義責民而不恤其勞苦者。故曰勞之。無倦云者。亦非謂從事先勞而不倦也。亦如答子張居之無倦焉。

答子張見前篇

先有司。王肅曰。言為政當先任有司而後責其事。朱

書益稷

子因之。仁齋曰。宰。眾職所視效。故躬先率作。則下無廢職。大非聖賢相傳之意。元首叢脞哉。見于書。凡為人上者。所重在委任其下矣。亡論其庸。駑。後世有意於治者。皆喜用己才智。而不任人才。是萬世通弊焉。其病蓋在小矣。觀於下文焉。知賢才而舉之。則雖仲弓亦有未免此病者。故先有司。從古註為是。夫宰誠眾職所視效也。眾職所視效。則以德率之。是古今通義也。仁齋乃曰率作。又曰上無所倡。則下必怠。此賈人之家。其老奴率群奴之事耳。鄙哉。必也正名乎。言必使我為政。則正名為先也。有是哉。

子之迂也。蓋時人有以孔子為迂者。子路始以為不然。今聞孔子之言而謂誠有如時人之言者也。禮樂不興。聖人之治必用禮樂。孔子嘗曰。魯衛之政。兄弟也。衛此時禮樂尚在。而廢墜不舉。猶如魯耳。使孔子為政。必興之。而自正名始。苟不正名。禮樂不可興。故謂子路野哉者。為禮樂故也。蓋名不正。言不順。事不成者。它人或能言之。而禮樂不興。刑罰不中。非孔子不能言之也。出公仇其父。禰其祖。父而名以仇。祖而名以禰。名不正也。告廟以子。自稱如昭穆。何。告鄰國以子。人孰識之。以孫則內外異稱。拒其父。命國中興

師。將以何號令。皆言不順也。於是乎祭祀賓旅。朝聘軍旅。事皆廢。事不成也。先王禮樂。孝莫尚焉。孝道不立。禮樂不可得而興也。先王之禮樂。為民立防。隄防不立。放辟邪侈之行生焉。非嚴刑則不可得而治焉。故刑罰不中。民無所措其手足也。此勢之所至。豈不然乎。宋儒不知禮樂。徒以序和為說。可謂空言已。孔子多能鄙事。方其不仕家居。而家人有以稼圃稟者。孔子或指授其一二。必有常人不及者。故樊遲請學之。其失亦如漢文不問蒼生問鬼神焉。孔子所以不答也。然其意則如包咸之說。曰禮義與信足以成

多往鄙事子罕篇

漢文事見賈誼傳李
商隱詩可憐夜半虛
前席不問蒼生問鬼

湯水云稷益共掌厚
生之道故連言益矣

德何用學稼以教民乎。觀於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
至矣。則色咸得之。昔在唐虞，右稷勤稼，穡孔子何以
謂之小人也。蓋唐虞立民極，則壤定賦，立萬世之法。
非稷益不能焉。如春秋時，所乏君子之人，而樊遲乃
不君子是學，而學細民之事，豈不謬乎。且稼穡瑣事，
人皆諳練，豈如上古時哉。若夫窮陬之民，或昧其事，
苟擇其人任之，何必躬教之也。大氏後世精藝殖者，
多為其君殖利已，其志卑，不知君子之道故也。仁齋
引古聖賢隱於漁釣版築，而以樊遲為遜世自高者。
吁。遜世為高者，豈學稼圃哉。孔子曰：四方之民，襁負

其子而至矣。何問答之不相值也。上好義則民服，措
置當故也。用情云者，謂不匿其情也。情如軍情，病情，
之情，民之所以難治者，以其情不可識也。其情所以
不可識者，以疑其上也。所以疑其上者，以上無信也。
故曰：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又孔子多不面斥其
非，待其出而言者，師嚴而友親，故使朋友傳其言，禮
為爾。

專對。何晏曰：專猶獨也。雖多亦奚以為。以訓用言，其
無所用詩也。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故不能專對。不
善學詩者也。聘禮記曰：辭無常。鄭玄註：大夫使受命

孔子曰季氏篇

論語徵事

四

詩書義之府數見

不受辭。是使四方。所以貴能專對也。朱子曰。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風諭。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言也。可謂善解。已然朱子之解詩以義理。故此曰本人情。言主人情而教義理。是其所以下本字也。其意謂非義理不可以為教。故不能離義理而解詩矣。是不知詩者也。夫詩悉人情。豈有義理之可言乎。然古所謂詩書義之府者何也。古之所謂義者。殊於朱子所謂義焉。在卷十七年蓋書者聖賢格言。詩則否。其言無可以為教者焉。然悉人情。莫善於詩。故書正而詩變。非詩則何

書道政事莊子已見

以善用書之義乎。故所以謂詩書義之府者。合詩書而言之也。如書道政事。然必學詩而後書之。義神明變化。故孔子謂達於政者亦於此焉。大氏詩之為言。零零碎碎。繁繁雜雜。凡天下之事。莫不言者。唯詩耳。凡天下之理。莫不知者。亦唯詩耳。是豈理學者流所能知哉。故朱子所謂該物理者。亦唯指草木鳥獸耳。如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豈不可乎。然亦終異於知詩者所驗見。已至於其言溫厚和平者。則大不然矣。如人之無良。我以為兄人而無禮。胡不適死。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讒人罔極。

人之二句詩。鄙風。鷄之奔。三篇人而二句。相鼠。篇取彼四句。小雅。巷伯。皆而後人。句青蠅篇。

構我二人知我如此不如無生類豈溫厚和平哉是朱子見經解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而為此言耳殊不知經解之言語學詩而成德者已非謂詩也學詩者之溫柔敦厚為悉性情故也如長於風諭豈帝詩乎亦在用之者焉是朱子之所不知也學者察諸

禮樂得於身禮記

古書所謂身皆謂已也對人對事而言如其身正不令而行對人者也禮樂得於身對事者也身心似相對唯大學耳然實不然也宋儒動以身心相對立工夫浮屠之學也學者察諸又凡言正邪者以先王之

黃非其人道不虛行
易繫辭

聖外王莊子天下
篇

魯一變雍也篇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季
札曰衛多君子

道言之者也取諸其臆以為正何以能合先王之道也孟子以規矩準繩為喻取正於先王也此章之言亦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之意若使無道乎則其身雖正亦不可行矣何則孔子之時先王之道雖亡乎猶在故特言此以責人君已後儒不知先王之道也徒睹此等之言動求諸已內聖外王之說所以興也學者察諸

魯衛之政兄弟也仁齋先生曰亦魯一變至於道之意可謂善解論語已蓋孔子去魯而居衛之日獨多門人亦多衛人而衛多君子豈不然乎予竊疑大學

論語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季札曰衛多君子

左傳昭公十三年

朱子曰見大全小注

常人之全不理會子刑循有序初以崇基在聖人不足言在于判能如此故聖人稱之

言言皆房

亦衛人作故其書動引康誥以及淇奧也
善居室居者如居貨之居室者如左傳奪其室之室
蓋謂家財也凡百器財服玩車馬奴僕合名為室何
註無解邢疏猶曰善居室者言居家理也朱子曰常
人居室不極其華麗則墻傾壁倒全不理會可謂不
知古言已有者謂貯有之也如有國家有天下之有
始有者有之始基也少有者有之稍備也富有者有
之富完也始有者未合故曰苟合之矣少有者合而
未完故曰苟完之矣富有者完而未美故曰苟美之
矣美者謂有文采也孔子之所善在不遽而不在不

欲朱子以不欲為解大氏後儒義利之辨太過耳
胡氏曰三代之教天子公卿躬行於上言行政事皆
可師法豈非哉亦不知其事已朱子曰必立學校明
禮義以教之豈非哉亦謂餼稟生員講解義理已殊
不知學校行禮之所明禮義亦以禮樂明之是宋儒
所不知也况仁齋乎學者察諸
暮月而已可也已訓既世多以而已為耳非矣蓋先
王之政有月令焉可見未周暮則施設猶有未周者
也古者居官皆三年一考可見三年而必成也但所
謂三年者再暮耳再暮而成豈不速乎世儒不知出

論語敬讓

於此故其解皆空言耳

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孔

安國曰古有此言孔子信之是矣然孔子必有所指

豈謂楚先君邪善人不踐迹則不用禮樂之教故其

化遲耳

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孔安國曰三十年曰世是古

來相傳之說也仁齋先生疑之而曰世者指其世而

言果其說之是乎後字衍矣可謂好奇已仁者謂禮

樂之化洽也程子曰周自文武至於成王而後禮樂

興非矣文王之所以為文語禮樂也豈待成王也然

善人不踐迹見先進篇

文王之所以為文中庸

古亦曰周公制作禮樂者語其備也故古稱文武周公皆聖人者以作者也善人與王者之分在踐迹與不踐已

饒氏魯曰從政與為政不同為政是人君事從政是

大夫事非矣為政者謂秉政也左氏春秋可徵

馬融曰政者有所改更匡正事者凡行常事是古來

相傳之說不可易矣朱註曰政國政事家事非矣如

千乘之國敬事而信豈家事哉按司馬典邦政則爵

賞刑罰田獵出師之類凡大事皆謂之政也

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朱子引詩訓期是矣何註訓

左傳襄公二年子罕當國子駟為政

論語古本凡下有所

千乘之國此子而篇司馬周禮夏官

近不通矣。觀孔子是言，則知後人喜簡喜易喜要喜徑直，皆非聖人之意也。孔子答為政為仁之問，人人而殊焉。後人則或性善或性惡，或格物或致良知，或中庸皆執一說以欲盡乎聖人之道，難矣哉。蓋亦不知一貫之義耳。夫一可以言盡，則孔子豈謂之一乎。不思之甚。

衛靈公篇微曰：蓋孔子言一以貫之而不謂為何矣，難以言明也。

邢疏曰：當施惠於近者，使之喜說則遠者當慕化而來也。

近者說則遠者來。葉公唯務來遠而不知使近者說，故孔子以此語之。後人不知古言，故無則字，則為對說非矣。邢疏尚不失古義。見小利欲速，小人之心也。聖人知大而思遠，故人以

為迂矣。然聖人之所以為聖人是已。孔子之言雖藥，子夏之病然後人之過，每於此。

葉公曰：吾黨有直躬者，孔子唯曰：吾黨之直者而無躬字，可見直躬者欲暴己之直者已。朱子曰：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仁齋先生非之而曰：人情者天下古今之所同然，五常百行由是而出，豈外人情而別有所謂天理者哉。是執拗之說耳。天理誠宋儒家言，然欲富欲貴欲安佚欲聲色，皆人情之所同，豈道乎。要之道自道，人情自人情，豈容混乎。至道固不悖人情，人情豈皆合道乎。理學家率推一以廢萬，其言

按古義曰：隱非道也。然父子相隱，人情之至也。人情之至即道也。故謂之直論曰：注謂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非也。此以人情天理歧而為二，人情者天下之

孔子曰學而篇

樂在其中述而篇
餽在祿在共見衛靈
公篇 祿在又為政篇

呂氏春秋當務篇

如可聽也。其實皆一偏之說耳。予嘗以仁齋先生為
理學者流。為是故。夫孔子曰。學則不固。惡執一而廢
萬也。故曰。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可見非
命之為直也。如樂在其中。本非可樂之事也。餽在其
中。本非致餽之道也。祿在其中。本非得祿之道也。父
子主孝不主直。君子求道不求祿。安命不求樂。然不
可謂直者。非君子所尚也。不可謂君子欲貧也。不可
謂君子求憂也。故孔子云。爾直躬。呂氏春秋以為人
姓名非矣。

樊遲問仁。問行仁政也。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猶如

敬恕。告仲弓。顏淵篇

九經中庸已見

以敬恕告仲弓也。非孔子謂之仁矣。言行仁政先脩
其身也。亦為天下國家有九經首脩身意。後世仁之
訓詁不明。如此章皆作鵲突解。居處謂居之於己也。
執事謂行事也。恭主容。敬主事是矣。恭見於外。敬主
乎中。非矣。事者天職也。故敬。朱子創持敬而不知敬
之為敬。天故誤耳。夫恭敬皆在心。恭敬皆見於外。豈
容析乎。雖之夷狄不可棄也。非謂夷狄不棄我也。謂
行仁政者。雖之夷狄必由此道也。言此以使樊遲不
疑焉。但不可猶不能也。舍此而仁政不可行。故不能
棄也。以為勿棄之義者過也。

士而懷居憲問篇
見危授命憲問篇
士見危致命子張篇
子貢方人後篇

行己以己之所為言之使於四方不辱君命以奉使
為士重務也不唯以子貢能言故告之也它如士而
懷居見危授命可以見己朱注子貢能言故以從事於子貢之問每下子貢方人
蓋知者也知者知人其意謂今之從政者不必皆棄
林夫子必有所用之故問也大氏世主之用人皆喜
其才諛而其以為有才者皆小才也孔子所答至於
言必信行必果雖謂之小人亦取其行而不取其才
也如今之從政者乃小才也小人而有才可賤之至
故曰斗筲之人言其近利也朱註如魯三家之屬可
謂不曉語意且魯三家為政者也非從政者也

孟子盡心篇

不得中行而與之包咸曰中行行能得其中者得之
朱子行訓道據孟子然孟子中道亦謂中行當以論
語為正夫道一而已矣豈別有所謂中道乎且是謂
其人耳

緇衣禮記

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鄭玄曰言巫醫不能治無
恒之人緇衣有之曰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
可以為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况於
人乎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故知鄭玄之解古來
相傳之說已作巫醫者謂為其人卜筮且醫疾也非
謂以其人為巫醫之人也何則無恒之人不能守卜

詩小雅小旻篇

論語徵義

得有恒者述而篇

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見大學

晏子春秋外篇左傳昭公二十年

筮之占亦不能守醫人之言故云爾正與得見有恒者斯可矣同義主人君而言之蓋朱子不識古文辭疑作字耳且古書不可以三字相連以字不可屬下如可以人而不如鳥乎可以見己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此孔子解易當別作一章人欲為某事而占之吉則務為之不已久之功成而後占驗焉此所以用占筮也若或中止而不為則雖占得吉果何益之有故曰不占而已矣故易者成務之道也揚氏張氏皆未得其解

大至南軒曰不占而占不待占而可知也朱注君子在易則其占則知無占之取焉此也蓋不占而已矣

晏子春秋及左傳曰景公至自畋晏子侍於遯臺梁

丘據造焉公曰維據與我和夫晏子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燂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且平酸假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

一氣柱須氣以動正爻曰人以氣生動皆由氣彈絲擊石莫不用氣是作示之五故先言之

論語集注

九切之教

流在傳作周疏叙之云
月疏傳本皆作流然此五句
皆相對不底獨作周流古本
有作疏者案注訓周為密則
與疏相對宜為疏耳

信齋言義君子守己儉而
不以能先人故泰而不驕小
人恃其有而不以約檢已故
驕而不泰

下出入周流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
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
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
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公曰善。此和同
之義也。何晏曰。君子心平。朱子曰。無乖戾之心。皆徒
求諸心而失其義焉。蓋古之君子學先王之道。譬諸
規矩準繩。故能知其可否。苟不知可否之所在。其心
雖和平。烏能相成相濟。如羹與樂乎。亦可謂之同已。
驕與奢侈不同義。仁齋以儉解不驕。以不以約檢已
解驕。未免倭訓讀字。抗志解古文。可謂不自揣之甚。

論語後序

知所先後大學
好學近乎知三句見
中庸

王肅曰。剛無欲。毅果敢。木質樸。訥遲鈍。楊氏曰。剛毅
則不屈於物欲。木訥則不至於外馳。皆非矣。剛無欲
是據振也。愆章殊不知其謂剛者。有時乎失其剛。以
愆耳。豈謂無欲為剛乎。訥訥於言耳。豈遲鈍乎。剛毅
木訥。蓋古之成言。剛毅之人。多是質樸而拙於言。故
曰剛毅木訥。猶如巧言必帶令色言之。而所重在巧
言耳。近仁者言其易成仁也。如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及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可以見已。
蓋仁在力行。剛毅木訥之人。必能力行。故云爾。後儒
析以為四。而謂剛以何故近仁。毅以何故近仁。木與

論語後序

訥各以何故者皆不識古言爾

黃勉齋曰所謂士者涵泳於詩書禮義之澤必有溫良和厚之氣此士之正也至於發強剛毅則亦隨事而著見耳子路負行行之氣而不能以自克則切悛怡怡之意常少故夫子箴之可謂善解論語已然其所以然之故則聖人之教尚仁仁者相生相長相養相育之道也學而成德然後可以臨民故仁必以脩身為本威儀德之符也故君子慎其容祇士未可以臨民也故以朋友兄弟言之由也嘒未免失其容焉故特以此告之不爾子路問士而孔子徒以此告之

由也嘒先進篇

豈不少乎學者思諒又按博雅曰切切敬也悛豈憇邪則切切悛悛敬而怡怡和也馬融曰切切悛悛相切責之貌似逐字為解矣胡氏曰切切懇到也悛悛詳勉也未知何所本自

善人教民七年七年言其久也雖善人教民非久則不可以即戎也後儒徂聞佛氏善男子善女人而以善柔之人其解皆謬哉

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孔安國曰穀祿也邦有道當食祿君無道而在其朝食其祿是恥辱古人善解古文辭者如是夫後世儒者不知古文辭且秦漢而

仁古克已復礼

見泰伯

佛氏多有不違故矣

私注注有不能有
為邦無道不能得善而
但知食祿皆可耻也憲
之循介其於邦無道穀之
可耻固知之矣至於邦有
道穀之可耻則未必知也
夫子因其問而并言之
以廣其志使知所以自勉
而進於有為也

論語季氏篇

後人皆可以為宰相。故士急功名。於是乎有朱子之
說。豈孔子時之意哉。且曰憲之捐介。是果何所據。宋
儒恣以己意品目古人。僭哉。但古言穀與祿殊。士曰
穀廩穀也。大夫以上曰祿。食土毛也。故王制曰。論定
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爵非大夫
不稱。是以知之。論語曰。祿之去公室。亦言魯侯不能
以地與人也。然亦有通用者。不必拘焉。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此句之上。必有脫文。
蓋時人舉當時賢大夫如管仲者稱之。非門弟子問
之。故曰矣而不曰乎。克伐怨欲不行。謂不行於其國。

不知其仁焉得仁
共見公治長篇

中也。何也。仁則吾不知也。與不知其仁焉得仁。語勢
正同。誠使原思問仁。則孔子豈曰仁則吾不知也乎。
且果如其說乎。則所謂不行云者。亦謂不行於其身。
邪。古豈有是言哉。人之不知文章。一至是極。吁。然則
克伐怨欲不行於其國中。何以不得為仁。曰。未知其
人有安民之德。故曰仁則吾不知也。
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謂求安其居也。男子生而
有四方之志。故懸弧於門。禮也。朱註。居謂意所便安。
處此其天理人欲之說。豈不刻乎。蓋使於四方。士之
重務也。大夫亦使於四方。然其在邦從政。是大夫之

重務也。故孔子於士多以使事言之。春秋人微者皆士也。可以見已。

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德者有德之人也。君子必尚德。具詞者所以深贊之也。

脩飾潤色。其義不同。蓋裨謀作草。世叔討論而未定。經子羽之手而後定。於是乎文成矣。故曰脩飾。子產

之潤色。乃在文成之後也。討論二字。人或不知其解。多謂尋討也。非古義矣。蓋聲其罪曰討。故討論者。駁

其非之謂也。朱注討尋究也古義同問子西曰。彼哉彼哉。按郭忠恕佩觿集云。彼彼上甫

使韻會補麻切邪也文實韻彼義切邪也廣韻論語子西彼哉

潘水曰。律前病草南郭未訪論及于此。郭先生云。佩觿集引彼哉律前云。阮載而不洩。律前後載此段。今別提向管仲亦也。

委翻彼此。下甫委冰義。二翻論語子西彼哉。又小補韻會引廣韻云云。是必孔安國王肅輩有之解。而今何朱專行他解。遂泯今按從人為優。

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此問也。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是孔子答也。何則。以貴賤為心者。君子之事也。故中庸曰。居上

不驕。為下不倍。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是矣。以貧富為心者。小人之事也。故坊記云。小人貧斯約。

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禮者。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以為民坊者也。故聖人之制富貴也。使民富不足以

子貢問貧而樂字而篇

詩秦風蒹葭篇

家語致思篇

驕貧不至於約故亂益凶是矣故此章及子貢問貧而樂富而好禮皆言使民如此也管仲能使伯氏貧而無怨是治邦者之所難耳故孔子云爾不爾孔子之答未有徒舉其事而無斷者也且何晏解人也而曰猶詩言所謂伊人是必古來相傳之說且下章無解是必連無怨言為一章而邢昺不知之分屬上章斷自子曰別為一章耳大氏貧而無怨吾見其人富而無驕吾亦見其人皆世所多有也孔子何必以此教學者乎仁齋先生曰人當作仁仁齋先生按家語載子路問管仲之為人如何子曰仁也則人字本仁字之誤明

論語本篇

禮記曲禮曰二十而冠冠義曰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

矣如家語所云亦論語如其仁之意豈足以証此章哉且使伯氏無怨言以此為仁仁亦小矣哉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仁齋先生曰若四子之長皆足以立世成名而復以禮樂文之則救偏補闕足以當成人之名連上舊註以謂兼四子之長非也是蓋聖人之所不能豈可望之於學者乎仁齋先生可謂善解論語已後世變化氣質之說興而欲必兼四子之長焉蓋古者二十而冠曰成人則成人猶言成器也朱子求之太過其學為爾但救偏補闕是仁齋亦不識禮

傳曰又曰共見禮
記樂記

樂也文之以禮樂納諸先王之道也傳曰君子蓋禮
樂云又曰禮樂皆得謂之德故非禮樂不足以成其
德文之云者非以丹青塗其樸之謂也養之成器而
後煥然可觀也是豈翹救偏補闕之謂乎曰今之成
人者何必然云云是亦孔子之言也若果使為子路
之言則子路之自用也論語豈載之哉胡氏可謂謬
已祇可疑者有曰字語勢不甚相承耳是子路又問
而孔子又答記者刪子路之問故致曰字碍目耳以
今之成人觀之上文乃古之成材足以為大夫也孔
子時大夫皆世爵它人雖學以成材然不得為大夫

子張曰子張篇

子貢問士前篇

故今之成人以士言之子張曰見危致命見得思義
子貢問士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皆與
此同致命即使於四方不辱君命也謂致君命於它
邦也授亦致也或疑授字不順然奉使授玉亦於它
邦之君古言可見已謂見危則兵爭之世有不測之
難方其時不辱君命最可見其材已致命孔安國以
不愛其身為解朱子因之然解命為身命古未之有
也如不幸短命亦短於稟命也洪範考終命亦終天
命也豈身命之謂乎久要孔安國曰舊約也是約要
古音相通故以約訓要耳然舊約不忘平生之言不

不幸短命雍也篇

論語集注

成言蓋在久約而不忘師友平生之言言其不濫也
曰危曰約亦有衰世之感

時然後言學記當其可之謂時是其訓也

求為後於魯為猶立也仁齋解此章以不直非之是

孝經五刑章

豈直不直之謂乎可謂不知倫已要孔安國孝經傳

仁齋云曰直道者聖人之所深與也而其跡似直而其心實不直者是枉曲之天甚者聖人之所以識之也

曰約勒也可謂善詰已

蹠蹠譎詭已見

五諫家語辨政篇

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正與譎兵家之

辭也譎訓詭為是鄭玄訓詐者非矣如琴張蹠蹠譎

詭及五諫有譎諫豈詐偽之謂哉大氏奇變百出謂

之譎堂堂正正謂之正奇變百出者求勝於人者也

堂堂正正者求不見勝者也孔子所以云爾者固褒

桓而貶文矣亦語軍旅之道也豈必評二君之為人

如通鑑綱目哉穀梁傳曰交質子不及二霸趙鵬飛

引之而曰春秋之世無五霸之說孔子但稱桓文至

于荀孟而後沿時俗之稱曰五霸五霸非孔門之舊

得之

桓公公子糾孰兄孰弟議論紛如孔子之取管仲以

其仁而已矣必以小白兄子糾弟者不知道者也蓋

以子糾為弟者自薄昭始其言出於一時諱避之為

而後人弗之察已子糾兄而小白弟章章乎明哉宋

穀梁傳隱公八年

趙鵬飛說詳于升

庵外集三十六世節

畧

薄昭曰齊桓殺其

弟以反國漢書淮南

傳一傳章昭注云子

糾一傳弟者諱也

儒陋見。因孔子仁管仲而固執薄昭之言。遂以罪王魏。王魏亦管仲耳。祇其人不及管仲。而太宗委任亦不及桓公。未免有優劣焉。然管仲自擇其主。而王魏高祖所命。則王魏豈可罪哉。仁齋先生乃謂春秋之義。子以母貴。故嫡庶之辨甚嚴。而於衆妾之子。亦不以兄弟之義論之。此皆強為之說。以求通者已。夫鄉人猶且序齒。推兄弟之序也。而謂衆妾之子無兄弟之義可乎。孔子未嘗仁桓公。而唯仁管仲。則桓公之罪可知已。然使管仲不遇桓公。則濟世安民之功。豈能被天下後世哉。是管仲之不可尤也。且管仲之前

孔子曰顏淵篇

孟子告子篇

無霸霸自管仲始。豈非豪傑之士邪。且古之人皆能量己之力以爲之。後儒皆言其可言耳。孔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訛乎。宜其不知聖人之心也。仁齋又以慈愛之心頃刻不忘爲仁。是孟子內外之說所囿。豈非心學邪。段使信能慈愛之心頃刻不忘。然若無安民長人之德。烏得爲仁乎。洪氏曰家臣之賤而引之使與己並。有三善焉。知人一也。忘己二也。事君三也。仁齋先生曰文之爲謚。惟舜文之聖。足以當之。如文子之薦僕。纔一事之善耳。然其得美謚如此。則忘己薦賢之爲美德。從而可知。

不耻下問公治長篇

矣有味乎其言之也。洪氏規規計其三善，可謂陋已。果其言之是乎？如不耻下問，更有何善？夫文者道之别名，故諡莫大於文焉。雖有它善，皆止己之善，而獨薦賢之益，莫有窮盡，故於諡法得稱文焉。

為之難見上

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邢疏曰：人若內有其實，則其言之不慙，然則內積其實者，為之也甚難。是泥仁者為之難之言，然失於辭，不如朱註之勝矣。

左傳哀公十四年

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程子曰：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宋儒之論，每每如此，唯論

仁者先難而後獲也篇

其義而不問事之可為與不可為，真經生哉。果其言之是乎？段使孔子不從大夫之後，而未嘗見魯侯，則亦將操弑君之賊人，得而討之，以獨往，豈理乎？是固執仁者先難而後獲耳。殊不知獲者謂得報於己，豈不問成敗乎？蓋孔子請討陳恒，道固然而聖人之作，用不可得而測矣。方是時，魯臣民尊信孔子，不啻君父，而陳恒之事，有志者所切齒，祇患無倡義者耳。若使哀公聽孔子之請，則魯之霸，可計日而待，而聖人之興，亦未必不在斯舉焉。此三家者之所恐也。仁齋論此章而曰：非唯一身之惡，實風俗人心之所係。又

胡氏經之曰都有逆
殺聲罪致討雖先
發後聞可也

曰。夫子自任萬世之道。故恐斯義之不明于天下。此
可以論文文山方孝孺之徒耳。非所以論孔子矣。且
此豈容以風俗言之邪。又其論樊遲小人哉。而曰營
心細務。而不知道以維持天下者。乃世俗之所務。而
非聖門之所謂學也。夫道者所以平治天下也。所以
陶冶天下也。經生輩平日以講說為事。而謂聖人之
道止是焉。故其言如此耳。按朱註所引胡氏所謂先
發後聞可也。本在胡傳。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之
事。引孔子此事。而繼之曰云云。詳其文。非謂孔子而
朱子剿其說載此。可謂謬矣。

勿欺也。而犯之。人多以欺為詐。亦有欺侮之意。子路
行行。未免此失耳。孔安國曰。事君之道。義不可欺。當
能犯顏諫爭。此以犯之為勿欺之事。孟子曰。責難於
君。謂之恭。蓋古義也。後儒多為勿欺與犯相反之說
非矣。

上達下達。何註本為上。末為下。不知何謂邢昺謂君
子達於德義。小人達於財利。是以喻於義。喻於利。作
解。朱子因此而曰。君子循天理。故日進高明。小人徇
人欲。故日究汙下。天理人欲。自其家言。然皆不穩。它
如下學而上達者。與下學對。其義自見。因按表記曰。

事君不下達。不尚辭。非其人弗自。小雅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是蓋以事君言之。與上章相比。如圭璋特達之達。謂通於君也。何晏蓋言君子之通於君以德義。小人之通於君以財利也。小人謂民也。德者本也。財者末也。是亦古來相傳之說。然攷諸儀禮昏禮。下達納采用鴈。鄭註將欲與彼合昏。姻必先使媒氏下通其言。女氏許之。乃後使人納其采。擇之禮。是謂內通為下達也。蓋君子之通於君以禮。故曰上達。小人則無通於君之禮。故私通謂之下達。何邢朱皆誤耳。大氏論語言禮者多矣。而後人

不知之。解以義理。是古今學問之異也。

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孔安國曰。為己履而行之。為人徒能言之。古人善解論語者如此。夫孔子之言。以語學也。學謂學詩書禮樂也。君子學詩書禮樂。以成德於己。小人徒為人言之。孔子所言。止此耳。至於宋儒。以此為心術。則其弊必不免於弁髦天下。獨善其身者。深之失也。學者察諸

仁齋先生解。蘧伯玉使人於孔子。章而曰。知道之無窮。而後識人之不能無過。有為己之實心。而後知過之不能寡。故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蓋言過之不可

深咎而至於不改然後為實過也。伯玉之使不曰其欲無過而曰欲寡過不曰能寡過而曰未能蓋深有合乎聖人之心宜乎夫子之深歎之也。有味乎其言之。

君子思不出其位是艮卦之象辭然孔子思周公而至於夜夢之故君子之道不可執一以廢百焉。宋儒主一無適原於此執一以廢百者也。蓋此章必有所指何則後世多以官位並稱而古者曰官爵而已矣。上位下位亦謂位列而已矣非官位之謂也。凡謂之位者皆謂其所立之位也皆以行禮言之故此章之

言亦必以祭言之宗廟之中思不出其位語敬也。如患無位亦謂朝廷之上無已所立之位也。

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邢昺疏君子言行相顧若言過其行謂有言而行不副君子所恥也。仁齋從之。然文法乖。朱註恥者不敢盡之意過者欲有餘之辭分作兩截亦失而字蓋謂君子之所以過其行者恥其所已言故也。

君子道者三言君子所道者有三也蓋性之德人人而殊唯知仁勇為達德故君子所皆由也。夫子自道也。仁齋曰猶曰夫子既聖也為是朱子以為謙辭非

是子貢方人。朱註：比方人物而較其短長。雖亦窮理之事。然專務為此。則心馳於外。而所以自治者疎矣。仁齋曰：夫臧否人物。聖人固有之矣。然其論之也。將以爲己之鑒戒。而非以比方人爲學矣。又曰：子貢方人。自是有才識者之常態。愚按：朱子窮理及心馳於外。皆其家言。而方人者。知者之事。豈翅有才識者常態哉。且聖人亦豈翅以爲鑒戒哉。亦將以用之也。其所以抑子貢者。其自以爲賢知也。故曰：賜也賢乎哉。世儒多昧乎聖人之道。卽王者之道。動爲窮措大解。故

其言皆無作用也。

抑亦先覺者是賢乎。孔安國曰：先覺人情者是寧能爲賢乎。古人之解。不失於辭者如是。不逆詐。不億不信。蓋古語也。孔子引此以戒先覺以爲智者。孔門若宰我。子貢之流。有流于詐黠之漸矣。聖人誠意待物。觀於堯之於鯀。必試而後正其罪。孔子必以視觀察。故以先覺爲智者。非君子之道也。後儒昧乎辭。亦不知抑亦字是字未穩已。

微生畝不知何人。蓋亦鄉先生。於孔子爲先輩何也。以其名孔子也。以孔子所答爲學問之事也。棲棲者。

訪求弗已。貌孔子之訪求弗已。亦以為欲博學以騰
口舌。故曰無乃為佞乎。疾固者。疾固執一說也。是孔
子語所以訪求弗已。故云爾。凡固字。如學則不固。固
哉。高叟之為詩也。皆以學問言之。後儒不知之。為一
切之解。乃謂孔子欲行道以化固陋。非矣。疾字不必
疾人。如好勇疾貧。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皆自疾也。
以德報怨。何晏曰。德恩惠也。朱註盡之矣。仁齋曰。以
直報怨。猶秦人視越人之肥瘠。漠然無所用心也。以
德報德。謂善則揚之。不善則藏之也。吾哉。以直報怨
者。當怨則怨。不當怨則不怨。當其怨之時。豈漠然無

所用心乎。以德報德者。謂以恩惠報恩惠已。豈別有
精微之解哉。如仁齋之言。則必在上之人而後可矣。
且舜之於群下。豈皆有德於舜乎。

莫我知也。夫謂世主無知孔子者也。凡古書言人不
知者。皆言在上之人不知也。故曰不知。則其不能用
者。可知已。仁齋乃曰。嘆默契者之難。道學先生哉。不
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是孔子自道也。其為人。也
若是。故天命孔子以傳先王之道於後世。而不使行
道於當世。是天之知孔子也。下學而上達者。下謂今
上謂古也。謂學先王之詩書禮樂而達於先王之心。

也。達如中庸達天德之達。是孔子知命之言。漢儒以
來知孔子之心者。尠矣。務作奧妙之解。故此章之義
皆失之矣。仁齋曰。天無心。以人心爲心。直則悅。誠則
信。理到之言。人不能不服。此天下之公是。而人心之
所同然。以此自樂。故曰。知我者其天乎。斯理也。磨而
不磷。摧而不毀。雖不赫著于當時。然千載之下。必有
識之者矣。此聖人之所以自恃而忻然樂以終其身
也。果若其言。則聖人亦唯子雲耳。且徒以公是以理
到之言。而論孔子之心。可謂陋已。且其不貴鬼神。故
亦昧乎孔子稱天之意。孰謂仁齋先生非理學乎。

肆諸市朝。邢疏引應劭曰。大夫已上於朝。士以下於
市。

作者七人矣。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七人者。堯舜
禹湯文武周公也。堯舜之前。雖有聖人。孔子不取焉。
所以不取者。以其所作止利用厚生之事也。是孔子
刪書斷自唐虞之意。曰。七人矣。而不斥其名者。人皆
知之也。橫渠有是說。先後諸儒。以介於辟世晨門之
間。故以爲見幾而作之義。然見幾而作。謂之作者。古
未之間焉。
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蓋知其不可而不爲之者。

不恭也。知其不可而為之，孔子之所以為至德也。晨門知之，以贊孔子，故錄之。舊註謂譏孔子也，非矣。人之譏孔子，論語豈載之哉？其載之者，必有斷焉。而是無斷焉，故知其為贊孔子已。

蕢，說文引論語作史，庾也。庾，蓋蕢所受，為今一斗四升三合餘。故蕢又稱庾爾，有心哉！何晏曰：有心，謂契契然。邢昺引小雅大東契契寤歎，毛萇云：契憂苦也。朱子所以不取者，嫌以憂苦視孔子也。殊不知聖人亦人耳，豈不憂苦乎？且聞磬而識其有心於天下，非憂苦之聲，而何？又按升庵曰：何晏註曰：硜硜猶碌碌。

也。晉范弘之傳：雖有硜硜之稱，而非大雅之致。一作硜硜，今何晏註無碌碌之解。

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蓋殷天子久無三年之喪，高宗特行之，故喪服四制曰：載之書中而高之。故孔子引諸侯之禮，其禮弗傳，故也。凡古書曰君者，諸侯也。中庸曰：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是三年之喪，達

論語後序
乎天子。周公所定也。蓋殷天子禮所以廢三年喪者。以節文不備故也。周公備其節文而後不可得而廢焉。故屬諸周公。如舊說。則武王周公所以為達孝者。至於祭以大夫而止。期之喪已下。為贅言。且殷世及周立孫。則昭穆之禮亦昉於周公。是中庸之外。它書不載也。可以見已。檀弓載此而引天子之禮。記者之不善也。世儒多謂諸書直記孔子之言。殊不知言也者。不可筆者也。故諸書記孔子之言。皆修辭者也。脩辭隨記者之意。故不同焉。不必皆異時之言也。諸書但論語中庸其辭如精金美玉。可以為據。已人或執

檀弓文之美者。也是誠然。然其書後子思曰。商女亦異於論語諸子相字者也。曰廢其祀。刎其人。先王之禮。豈有之哉。是吾於檀弓所以亦有不取者也。祇此章主意在不言。而不在三年。故孔子以百官總已聽於冢宰。以明之。學者其察諸仁齋先生疑殷之時。天子之死。亦曰薨歟者。蓋未識君字耳。
孔子每曰好古好學好德好仁好禮好義而無好知之教。故知仁義禮智。孔子時所無也。蓋禮義者道也。道者古之道也。學者學之也。德者有德之人也。仁者仁德也。觀其所好。而孔子之心可知矣。

脩己以敬。不言所敬。敬大也。仁齋曰：敬民事。君子豈無王事乎？要之民事。王事皆天職也。故敬天為本。脩己以安人。脩己以安百姓。克己復禮為仁。九經首脩身一也。

原壤孔子之故舊也。檀弓曰：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歌曰：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為親也。故者毋失其為故也。蓋孔子為其人親治其母之椁。則知其為故相親狎之。

人也。孔子以杖叩其脛。亦以戲行之。苟非親狎。豈如此乎？亦可以見君子愷悌之德。已原思記之。具悉為是故也。今人遽見以為孔子撻之大非矣。

闕黨章。仁齋先生曰：夫子之於童子。豈無甚過寬乎？蓋聖人之教人也。以開導誘掖為務。而不以束縛羈紲為事。譬諸種樹。屈幹蟠枝者。雖足悅其觀。然不見其達材。生於岑蔚間者。不煩人力。自有棟梁之材。所謂如時雨化之者是也。夫子之於童子。欲長育其材。而不欲強成之也。實造化涵育之功。不可以過寬目之也。有味乎其言之。豈翅闕黨童子乎？孔門之教。皆

使人自得之而不強聒之故其於童子也亦使之習與性成是孔子之教也。又按曲禮曰問士之子長曰能典謁矣。幼曰未能典謁也。童子將命亦古之道也。朱子謂或人疑此童子學有進益故孔子使之傳命以寵異之非也。或人在孔子之時亦必知典謁為童子之職豈以此為寵異之乎。亦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與先生並行也。故疑其以益者。故先生長者進而與之友。是所以問也。孔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可見或人所以疑者。適足見其非益者已。益者即益者三友也。求益者取於友。

也。非進益之義。言其不知取於友之道。則其非益者。不言自明矣。宋儒不知古文辭。故解非其解也。

論語徵庚

